



棟之苦恋

■董雪丹 文/图

深冬的豫东大地上,很多树都落了叶,看起来同样光秃秃的枝条,让人不好相认,很难一下喊出一棵树的名字。棟是即便没有花与叶的妆点,也能一眼就认出来的树。在它清冷的枝头,悬吊着一粒粒圆滚滚的黄色小果子。迎着冬日的阳光,映着湛蓝的天空看过去,无论稀疏还是稠密,都很靓丽。

棟,有人叫它苦棟,是我老早就认识的树,因为爷爷奶奶的屋后有一棵,从我十五六岁开始,每次回老家,都会被它吸引。也许是过年前后回去最多吧,自然而然,记忆最深的不是它的花,而是它的果——被称为苦棟子、苦心子、棟枣子、棟果子。冬日的蓝天下,只看到它的美,看不到它的苦。它是把苦都留给了自己,才苦了心吗?看着这样自带美颜的小果子,似乎它的叶子可以被遗忘,花也可以被遗忘。

其实呢,棟“树高而叶密”,又称紫花树,可见它紫色的花朵虽小,却是让人难忘的。刚过大寒节气,遥想春天树上长出新叶,四五月开出小花。花碎而色紫,花蕊的紫深,花瓣的紫浅,在风餐雨虐的衰败过程中,紫色越来越淡,逐渐变白。花落后结出绿色的小果子,之后叶落、果黄,棟就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一次次重生。

大寒,达到寒冷的顶点。坚冰深处春水生,过了大寒,天气渐暖。在这个节气里想到棟花,是因为它们相同地拥有一个“最后”。大寒是

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,而一年花信风中梅花最先,棟花最后。花信风,指应花期而来的风。每年冬去春来,从小寒到谷雨这8个节气里共有24候,每候应以一种花的信风,于是便有了“24番花信风”之说。由此看来,又哪有什么“最后”呢?“年年春后棟花风”,也是在说一种循环往复,在说每一年的暮春时节,棟花开后,以立夏为起点的夏季便来临了。

棟花开时,是香的。曾经很多次,循着花香的指引走向它。八一路桥下有一棵棟树,从桥上行走,可以看到树顶,偶有一两个枝条从桥栏杆里伸展出来,像和桥上的行人打招呼。花开时节,枝上那细小的紫色花朵团团簇簇,竟可以汇聚成那么浓稠、又那么明媚的忧伤,用香的形式去释放。是不是像极了苦恋的感觉?情到深处,总有一抹说不清也化不开的愁绪。那凝结的深情,化作一树的果实——苦棟子。苦棟,这个名字是不是在前世就注定了今生的苦恋?对这个世界拥有怎样的苦恋,才修炼成此时的苦棟?

大寒时节,在豫东南一个偏僻小村里的一间屋后,看到一些被砍下来的带着苦棟子的树枝,走过去摘下几个枯黄的果子,习惯性地拿着手机拍上几张照片。站在一旁的大嫂看我喜欢,说:“多摘几个吧。”说着,还热心地帮忙去摘。我忙说:“够了,够了,我就是随便看看。”大嫂说:“俺们这里孩子结婚,套被子

的时候撒几个。”想到“棟”常与“苦”字相连,我很好奇:“是吗?还有这样的风俗?”大嫂笑答:“俺这儿都说‘棟枣子,引小子’。”大嫂爽朗的笑像冬日的阳光,洒在身旁每一个人的脸上。也是,毕竟这小果子又叫棟枣子,“撒把枣子,生个小子”,是结婚铺床时常说的喜庆吉利话。也许,在这一片曾经贫穷的土地上,在困苦之中,他们故意忽略了那个“苦”字,只保留着对甜蜜与幸福的希望与迷恋。也许,经过了苦,甜才更加甜吧。

站在这个小村的屋后,蓦然就想起爷爷奶奶屋后的那棵苦棟。爷爷奶奶都已离开,他们曾经居住的院落自然是越来越寂静,只有那棵苦棟还一如既往地苦恋着这个世界,年年花开又花落。一朵花儿的一生,不过几天,却也不并短暂,比起那些朝生暮死的生物,已是漫长。何况,花儿之后还有种子给人以希望。一朵花、一棵草、一个人,没有谁比谁更高贵,都在重复着永恒的过去和未来。也许,正是永恒的轮回与不断的超越,才是一种强大的丰盈与不可摧毁,才是生命的意义。



晒暖儿

■崔加荣

冬日暖阳下,最适合晒暖。

小时候,奶奶忙完家务就搬着椅子去院子里晒暖。

椅子是泡桐木烤软了捏成的,靠背把手两端向上挑起,像庙宇的挑檐。奶奶坐在阳光下,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,里面全是故事。

奶奶的蓝灰布衫是手工做的,斜襟上盘着一粒粒菊花纽扣。在奶奶的老桌子抽屉里,存着布衫的纸样。布衫穿烂了,她便拿着纸样让隔壁的老太太裁一件新的。奶奶穿衣极其讲究,下身的大腰棉裤外面套着黑裤子,四指宽的黑色扎腿带子把裤腿扎得紧紧的,和她的三寸金莲十分般配。

中午放学回来,我吸着冻得发红的鼻子,在奶奶面前蹲下来,把手放在她那晒得热乎乎的衣服上,或者掀开她的布衫,把手放进去暖着。奶奶搓着我冰凉的脸,满眼的怜惜:“看看,冻成冰蛋子了,快坐这晒晒暖儿。”

阳光洒在奶奶花白的头发上,几根银发上镀了一层光芒;阳光洒进奶奶的布衫里,布衫散发着阳光

的味道。奶奶的厚棉裤里面是新棉花,我的胳膊放上去一压,就出现一条坑,移开胳膊,那条坑又弹回来。地上的麻雀蹦来跳去,一点也不怕人。看着它们如此大胆,我回屋找簸箩,找筛子。簸箩里装着要磨面的麦子,筛子里装着要磨糁子的玉米粒儿,方桌上的荆条筐子上面盖着厨布。我灵机一动,把筐里的馒头用厨布包了,放回桌子,把馍筐子拿到院子里。我捡一枝泡桐的枯枝,系上长长的棉线,在院子里撑起馍筐子,底下撒几粒玉米。线绳的另一端拉到奶奶身边。奶奶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儿,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你有它们精没有啊?”我朝奶奶摆摆手,示意她不要出声。

最终,如奶奶所言,麻雀在周围叽叽喳喳,就是不进去。奶奶晒够了,起身去帮妈妈烧锅做饭。突然发现我用的是馍筐子,一边骂,一边把馍筐子拿去井沿儿洗,洗干净后挂在墙上晒。

奶奶自己晒暖儿,也陪她的母亲晒暖儿。

奶奶的母亲是我的太姥姥,住

在县城。每年春天,奶奶都会让父亲把太姥姥接到乡下住一段日子。乡下有太姥姥喜欢的榆钱和槐花,还有各种野菜。开了春,奶奶陪着太姥姥坐在院子里晒暖儿。一人一张竹椅子,两个老人,四只小脚,沐浴在阳光里。太姥姥也怕冷,双手揣进袖筒里。嘴里没了门牙,内陷进去的嘴唇不时蠕动一下,更加显老。

初春的野菜首选米蒿。正月茵陈二月蒿,三月就能当柴烧。出了正月,趁好天气,父亲提着篮子出去一会儿,就剜半篮子米蒿回来。奶奶把米蒿捡干净,洗了,用筛子放在凳子上晾水分。奶奶和太姥姥就坐在旁边继续晒暖儿。太姥姥看一眼筛子里的米蒿,似乎能闻到凉拌米蒿的味道。

吃完米蒿,榆钱就出来了。二月清明榆不老,三月清明老了榆。二月末,正是吃榆钱儿的好时候。院子西南角的大榆树上,榆钱一串挨着一串,饱满厚实。奶奶和太姥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抬头望见榆钱,就念叨着让父亲去摘。父亲找

两条竹竿接起来,绑了钩子摘榆钱。裹了面粉蒸好的榆钱盛到碗里,太姥姥迫不及待,一口接着一口吃。正午的太阳有些烈,太姥姥被晒得面露困倦,端着碗打瞌睡。手里的筷子翘起来,榆钱洒了一地,公鸡母鸡扑棱棱跑过来啄食。奶奶小心翼翼地接过太姥姥的碗筷,让太姥姥坐在太阳底下继续打盹儿。

不只是奶奶和太姥姥晒暖儿,村里的老人都喜欢晒暖儿。村子里大路边,有不少晒暖儿的人。三叔二大爷,老爷爷老奶奶,或坐在小椅子上,或坐在砖头上,或者倚着大门外的墙根晒暖儿。

时过境迁,太姥姥和奶奶以及她们晒暖儿的院子,都陆续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南水北调工程征收了村子的土地,隆隆的施工声,将会把村子变成一个蓄水大湖,和一片风景秀丽的新区。时代的前进无人能够阻挡,晒暖儿的场景也将成为心中永久的回忆。